

太行山上“零距离”感受英雄

□晚报记者 马治卫/文 朱海龙/图

12月4日11时,一辆挂有“向英烈致敬”的救护车,缓缓地从周口博爱妇科医院大门驶出,车上坐着周口博爱妇科医院内科主任王春华,身着白色大褂的他,手扶着急救箱,神情专注地观察着一个人,这个人是谁?是商水县化河乡贺庄村77岁的老太赵玲。王春华医师这次出行,不是接诊,也不是出差,而是专程陪同赵玲老太到沁阳太行山祭奠父亲的。周口博爱妇科医院为啥要陪赵玲去祭父,这要缘于本报的一篇报道。

一封求助信,掀起“寻亲热”

“我们多次按烈士墓碑上记载的地址发出联系信函,但因年代久远,均被退回。今再发函望贵地协查。”近日,一封来自沁阳市的求助信,引起了本报的关注。很快,《寻找英烈遗亲以慰忠魂》的报道见诸报端,三川大地迅速掀起了一股替烈士寻亲的热潮。

《寻觅英烈遗亲以慰忠魂》的报道刊发当日,记者就与商水县民政局有关人员取得联系,试图从档案材料中寻找单成德的信息,可最终一无所获。正无计可施时,有热心读者说,此前的《东方今报》也曾有过寻觅英烈遗亲的报道,几经打听,记者终于联系上了曾经写此报道的记者何中有。何中有当即推荐让找沁阳市文联副主席李建国。李建国说,单成德的遗亲目前已经找到,若了解具体情况需找商水县老城办事处北菜园村支部书记乔战士。

几经周折,记者终于找到了商水县北菜园支部书记乔战士。他向记者介绍了寻找单成德女儿赵玲的经过。

乔战士介绍说,从1982年起,北菜园就陆续接到沁阳方面的函件,但收件人写的是“单成德的后人”,由于当时找不到单成德的后人,当时大家又不知道沁阳方面的来信意图,结果函件相继被退回去了。今年10月,他从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,知道了商水县北菜园村有名单成德的人,在1939年夏天与日寇激战中壮烈牺牲,沁阳方面正极力寻找单成德后人的消息。为了告慰先烈,他就动员各方面的力量,开始寻找单成德的后人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,终于查清了单成德的相关情况:多方查证发现,单成德参军前已经成家,其参军后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,由于单成德在参军后音讯全无,其妻子无奈便带着女儿改嫁到城关乡南赵庄,与该村的一赵姓青年结婚后,其女儿也随之改姓“赵”,取名赵玲。赵玲长大成人后嫁到了化河乡贺庄。由于赵玲年岁已高,经济拮据,去沁阳太行山祭奠父亲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。

亲情难断,60多年后再祭祖

赵玲老太的境遇经本报报道当日,周口博爱妇科医院就作出响应,院方负责人在对英烈敬仰的同时,表示愿全力护送赵玲老太前往太行山祭父。考虑到赵玲老太的年岁已高,出发前,医院还特地为她体检了身体,虽然其肝、胆、脾、肾等都比较正常,但为了保障赵玲老太的安全,医院还是派出了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

核心提示

1939年春夏之交,侵华日军企图打开豫晋通道,与侵晋日军联结,对我八路军实施扫荡。为了粉碎日寇的阴谋,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国民革命军第40军与八路军合作,在常平一带阻击日军,商水籍的单成德等至少4名周口籍抗日将士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,长眠在太行山。12月5日,记者随单成德的后人赵玲一起走进太行山,将士们英勇杀敌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。



为先烈单成德三鞠躬

内科主任王春华医师全程护送。

12月4日,周口大地气温骤降,但赵玲老太却热血沸腾。因为赵玲今生还没有见过父亲一面,今天,她终于踏上了去沁阳太行山祭奠父亲的征程,同父亲“见面”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。一路上,赵玲老太安详地躺在车上,两眼微闭,但她的心却早已飞到了让她梦寐以求的太行山上。

赵玲老太的到来,受到沁阳方面的热烈欢迎。沁阳市文联副主席李建国不断打来电话指引道路。当日下午5时30分,到达沁阳市市委大院时,该市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高原等人,早已等候在门口。晚餐过后,考虑到老太年岁已高,他们特地把她安排到接待规格较高的沁阳市宾馆。“吃得习惯,住得也很好!”赵玲热情地回答着大家的询问。

为了使祭奠文明、热烈,周口博爱妇科医院和本报还特地为老太准备了花篮,并买来了鞭炮、烟、酒等祭品。12月5日,李建国的带领下,大家陪赵玲老太坐车沿盘山公路,向太行山驶去。“这条柏油路是由羊肠坂道改造而成的,15年前修成的。”车行驶间,李建国不断地介绍着当地的情况。

荒山、枯树、杂草。高山峻岭之间,一切都显得分外萧条。上午12时许,一路颠簸,车行至太行山720米处(海拔共800米),终于到达了英烈单成德的墓碑前。说是墓碑,其实也就是一块简单的石头,上面刻着“民国二十八年国历五月一日 旧历三月十一日 逝世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 毅旦 单成德 河南省商水县北菜园村人”。“我的爹呀,您这辈子都没有见过我,我是您的女儿,我来看您来了,您就睁开眼睛看看我吧!”抱着父亲的墓碑,赵玲老太长跪不起,泣不成声。

哭声回荡,沁阳市常平乡窑头村的村民们,也闻讯赶到单成德的墓地,大家在诉说日军惨无人道罪行的同时,自发地默哀3分钟,并对着单成德和他战友的墓碑深深地三鞠躬。

当代“谷子地”,替英烈寻亲

沁阳市文联副主席李建国,他像电影《集结号》中的“谷子地”一样,依据墓碑上的地址为牺牲的将士寻亲,而且一找就是9年,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当代“谷子地”。

到沁阳的当晚,记者有幸见到了李建国。他向记者介绍说,1999年,他担任沁阳市文化局副局长,分管文物工作。一次下乡时,他听当地人说,在当年常平阻击战战场遗址周围发现了抗日阵亡将士墓碑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当地人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。

这些阵亡将士姓甚名谁,家在何方?这一连串问题让李建国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第二天,李建国在当地人的带领下,在常平村北1公里的山上找到了刻着阵亡将士名字、籍贯、牺牲时间的墓碑。

李建国从各种途径得到的资料中获悉,前期阵亡的将士大都就地埋葬,还刻有墓碑;后期阵亡的都来不及单个掩埋,更不用说立单个墓碑了。经过多日寻找,李建国在战场遗址附近发现20个墓碑。

2001年,李建国在继续寻访这段历史的同时,萌生了一个想法——寻找将士的亲人,遂按照墓碑上的地址一次次往外寄信。

由于年代久远、地名变更,或壮士牺牲时还非常年轻、没有留后等原因,陆续寄出的100多封信,不是石沉大海,就是因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。李建国说:“每收到一封退信,心就像针扎一样痛,难道连一个壮士的亲人也找不到吗?虽然很失望,但是绝不放弃。”

2004年,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内黄的信,两年前,他曾往“内黄县南关”寄过一封信,寻找焦世英的后人。收到第一封回信时,李建国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两个月后,焦世英的小儿子,时年68岁的焦中华来到沁阳为父亲扫墓。抗日阵亡将士的后人亲自到太行山上扫墓的,赵玲已是第四位了。李建国在全程陪同赵玲祭父的同时,给大家

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将士们的故事。

释放毒气,将士窒息而死

军人出身的李建国,酷爱研究文史,他向记者介绍说,1939年,日寇从平汉、道清沿线调集凌木部队牛岛师团近3万人的兵力,驻扎在太行山一带,妄图强攻进山,打开豫晋通道,与侵晋的日军联结,对我八路军实行分区扫荡。

为了粉碎日寇的罪恶阴谋,中共沁阳中心县委指派时任我七区区委书记田时风同国民党第40军旅长黄树勋取得联系,联合阻击日寇。经过政治协商,双方很快达成了国共合作,一致抗日的协议。为了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工作,田时风同志一面同黄树勋旅长一起亲临前沿阵地检查工事,一面动员群众大力支前。不少群众把自己的门板、树木、檩条

送往阵地,让战士们修筑工事,做掩体,并自动组建机动兵员,随时准备参战,支援前线。几天过后,一场进攻与阻击的激烈战斗在沁阳太行山一带打响了。

常平山口在西万的正北方,是沁晋公路咽喉要道。我七区区委书记田时风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国民党40军的一个团把守在这里。指战员们冒着敌人的炮火,通过掩体的瞭望孔,密切地注视着山下日寇的动静。一天,狼群似的日本鬼子,在重炮的掩护下,朝常平山口猛扑过来。我方指战员沉着应战,待鬼子逼近到二三十米时,才予以痛击。密集的子弹射向敌群,一束束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,打得日寇鬼哭狼嚎,尸体满坡,一直不敢向前推进,只用重炮对我方狂轰滥炸。我方工事、掩体被炸塌,指战员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又重新修筑起来。日寇几度强攻,都未能前进一步,常平山口一直在我们手中。后来,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,对着我前沿阵地释放毒气弹,使四五百名防守将士窒息而死。日寇在我方后续部队进入阵地前攻了上来。田时风同志率领抗日区干队和黄旅长率领的一个团,边战边退,在常平大街与日本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拉锯战。鬼子打进村,我方又把鬼子赶出去。几进几出,肉搏战整整进行了一天一夜,鬼子死伤近千人,我方伤亡也很大。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,我方主动撤离出常平到孟良寨设防。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,又攻进孟良寨。国民党40军守寨的一个排同日寇展开了一场血战。鬼子从拂晓一直攻到太阳快落山都未能攻下。入夜,全排的子弹打光了,战士们就用敌人的枪支打敌人,用石头砸敌人。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,把仅有的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,拉开导火索,与攻上来的日本鬼子同归于尽。

这场英勇的抗日阻击战,先后与敌人进行了400余次战斗,历时40多天,共消灭日本侵略军2000多人,同时,3000多名抗日将士长眠在此,其中包括商水的单成德,西华的李梅振,扶沟的冯元正、邢义堂等4位周口籍抗日将士。

苍山有幸埋忠骨,清风无形颂豪情。听着李建国激情慷慨地诉说,记者仿佛看到了昔日将士们那淋漓的鲜血,想到当年那血肉横飞的场景,记者禁不住再次潸然泪下。但愿所有英烈都能回归故里,大家默默地祝愿着!



见到父亲的墓碑,女儿赵玲满脸泪水